

闲话文人

成健

梁实秋的糯米藕



梁实秋与夫人韩菁清

江南多莲藕，且有一种由来已久的传统小吃——糯米糖藕。仲秋时节，新藕上市，但这却并非做糯米糖藕的佳期，还要等等，再等等，等藕长得老一些了，那时用来做糯米藕才好。

糯米藕老少皆宜，有人从乳臭未干到白发苍苍，一直喜欢。梁实秋即是一例。

梁实秋祖籍杭州，却生在北平。北方也有糯米藕，当年的北平城里有人挑着担子走街串巷叫卖，担子周围总少不了是一群馋嘴的孩子们。糯米藕在北平又叫做“浆米藕”，梁实秋介绍说，这“是老藕孔中填糯米，煮熟切片加糖而食之”，特意强调是采用“老藕”。老藕煮出来的颜色是一种暗中透亮的赭红，比较深沉，不同于未经风霜的鲜嫩。

与梁实秋同时代的周作人，对吃藕也有亲切的回忆：“还是熟吃觉得好。其一是藕粥与蒸藕，用糯米煮粥，加入藕段，同时也制成了蒸藕了，因为藕有天然的空窍，中间也装好了糯米，切成片时很是好看。”

梁实秋喜欢的糯米藕的吃法，却是另一种。说得更具体一些：糯米淘过，沥干，灌入一端切开的藕孔之中，再将顶端封好，放入锅里加水，并红糖红枣冰糖适量，煮熟，吃时切片装盘。讲究的人家，还要以桂花糖和蜂蜜为原料，调成蜜汁浇淋其上，则更加香甜且光泽鲜亮。

糯米藕是甜食，自然深得小孩子的欢心。其实非但香甜，吃糯米藕还有若干妙处，比如藕断丝连拉拉扯扯的乐趣，比如糯米嵌在藕孔里玲珑剔透的美感，而更重要的是，糯米与藕的结合，在黏软香滑这一点上，达到了无与伦比的融洽。

梁实秋小时候，就常常经不住糯米藕的诱惑。他后来回忆：早晨跟哥哥一起上学，母亲每天在他们口袋里各放两个铜板，到学校可以买两套烧饼油条吃。有一天，校门口来了一个摆摊卖小吃的，将一段赭中带紫的东西切成片放在碟子上，再浇上一小勺红糖汁和一小勺桂花，那样子实在令人垂涎。走近一看，才知道是糯米糖藕，再问问价钱，却要四个铜板。兄弟俩当下决定，饿一天，明天就可以尝一尝这个诱人的东西了。

尝过之后，果然好吃，从此，糯米藕在梁实秋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1927年早春，梁实秋与比他大两岁的程季淑完婚。此后将近五十个春秋，程季淑像大姐一样在生活上对丈夫悉心照料，有时他想吃糯米藕了，几乎不费吹灰之力，餐馆里时有供应，家里也可以做。特别是人到中年之后，梁实秋爱吃的这些东西从不会断缺。非但如此，若有学生和朋友碰巧赶上，都会共享口福。梁实秋在《槐园梦忆》

里写到，有一次老友陈之藩来访，那情景让人如身临其境：“坐久了，季淑捧出一盘盘的糯米藕，有关糯米藕的故事我可以讲一小时，之藩听到皱眉叹气不已，季淑指着我说：‘为了这几片藕，几乎把他馋死！’”

梁实秋71岁那年，程季淑因一次意外受伤而离世，梁实秋深陷悲痛难以自拔。半年之后，梁实秋与小他28岁的韩菁清偶然相识，两人一见钟情。五天后的早晨，热恋中的梁实秋给韩菁清写了第一封情书：“今早起，我吃了一片糯米藕，好甜好甜；我吃藕的时候，想着七楼上的人正在安睡，是侧身睡，还是仰着睡，还是支起臂肘在写东西？再过几小时就又可晤言一室之内，信不要写了。”

浪漫，并不仅仅是年轻人的事情；黄昏后的爱情照样也可以甜蜜。

香香甜甜的糯米藕，伴了梁实秋一生，历经少年的懵懂、世事的纷繁、永别的哀伤……而那里面，灌满了的，不仅是绵软的糯米，还有对生活的回味和对爱人的依恋。

读史侧翼

高中梅

欧阳修拒署名

北宋文学家欧阳修，不但文章写得好，而且人品也很好。他一生高居庙堂，身为朝中大官，但他却礼贤下士，谦虚谨慎，从不敢掠人之美，夺人之功。

当时，宋仁宗认为《唐书》浅陋，下诏重修。开始是由宋祁主持该份工作，后来改由欧阳修负责。实际上，欧阳修负责的是书中的《纪》和《志》两部分，《列传》部分已经在宋祁的主持下完成了。朝廷为了全书的文字在风格上尽可能做到一致，遂在全书即将杀青的时候，特意下了一道诏书，令欧阳修把《列传》部分的内容也看一遍，并适当在文字上作一些润饰。

欧阳修得到这道诏命时，感到宋祁是一位有声望的前辈，自己素来十分敬重他。再说文字的风格，本来各人就不一样，差异是免不了的，况且各人还有不同的见解，岂能按照自己的看法来删改。欧阳修于是特意上了一道奏疏，谈了自己的观点。结果，他的意见被采纳了。

后来，在《新唐书》的编修工作结束之后，御史告诉欧阳修，按照历来的习惯做法，正史向来是由撰写人中地位最高的一位署名的，此时，因为欧阳修地位最高，宋祁已经退休多时，所以，只能署欧阳修的名字。

听到御史这么一说，欧阳修心里十分不安。他想，宋祁现在虽然已不在位，但是，他撰写《列传》部分的量很多，也花费了许多的精力，自己岂能掩盖他的心血呢？他上书皇帝，要求打破常例，他本人只在他主持的《纪》和《志》的部分署名，而《列传》部分，由宋祁来署名。

宋仁宗为欧阳修的大义和磊落所感动，就批准了他的请求。于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新唐书》上，其《纪》和《志》的部分署的是欧阳修的名，而《列传》部分，则是署的宋祁的名。

宋祁后来得知此事，心里非常感动。他高兴地对别人说：“自古以来，文人之间在名利上大多都不肯让步的，像欧阳修这样的襟怀，真可以说是前所未闻。”

欧阳修拒署名，充分尊重别人的劳动成果。这看起来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凸显的却是大人格、大境界。其实，岂

止古人，今日的文人群中，为了争署名，争金钱，有闹得不可开交，还要诉诸法庭的。他们看看一千年前的古人所为，或许会感到汗颜吧。

百味书斋

刘学文

仰望海源阁

长假期间去探访了一次海源阁，终于圆了学研中国藏书文化多年的一个梦想。

海源阁位于山东省聊城市区古城西南隅万寿观街杨氏宅院内，由杨以增(1878—1855)创建于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海源阁为三间硬山脊南向二层楼阁，下为杨氏家祠，上为宋元珍本藏书处。楼檐正中悬有杨以增手书“海源阁”匾额。阁下正中两柱上有“食荐四时新俎豆，书藏万卷小琅嬛”的楹联。阁前有长廊式读书亭两座，阁后五进院为明清版本藏书处，北有瓦房五间，东西瓦房三间。海源阁藏书楼的楼主是杨以增，但其藏书始于他的父亲杨兆煜，经过杨以增、杨绍和、杨保彝、杨承训四代人的努力，上百年的积累，总计珍藏宋元明清木刻印刷古籍4000余种、22万余卷，由此改变了我国私人藏书以江南为中心的格局，成为中国私人藏书史上与江苏常熟瞿绍基“铁琴铜剑楼”、浙江杭州丁申、丁丙兄弟“八千卷楼”、浙江吴兴陆心源的“皕宋楼”并驾齐驱的晚清四大私人藏书楼之一。

道光五年(1825)，杨以增秉承父业立志藏书，开始收藏宋、元珍本秘籍。步入仕途后，他多次易地任职，广交文士，接触和收集了许多珍本古籍。道光十八年(1838)为父守丧，开始建藏书楼，取《学记》中“先河后海”“涉海而能得所归者”之意，取名“海源阁”。当时，清政府统治腐败，社会动荡，官僚豪门历代收藏的典籍，常有散落于民间者。杨以增利用居外为官之便，辗转于吴越间，将当地数百年保存的重要文献几乎尽数收集起来，沿运河用船运至聊城。此外，他还通过各种关系和不同渠道，巨资购得不少私人珍贵藏书。太平天国起义时，杨以增正在江苏清江浦任职，购得苏州著名藏书家黄丕烈大部分藏书。黄丕烈系乾隆年间举人，喜欢藏书，搜集宋本图书百余种，专辟一室，名曰“百宋一廬”，又称“士礼居藏书”。杨以增得到了黄丕烈的藏书，为海源阁藏书初步奠定了基础。

杨以增收集、购买书籍时，特别注意鉴别书籍的真伪和收藏价值，大多经过梅曾亮、高均儒、吴熙载等文人、鉴赏家的鉴别，因此，所收购书籍大都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

海源阁楼上藏宋元精槧，楼下为宋、元、明和清初版、殿版、手抄本；另将帖片、古物、字画贮于阁的后院，凡五间，皆至充栋。另辟有“宋存书室”，因得宋版书《诗经》《尚书》《春秋》《仪礼》《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遂称“四经四史之斋”。咸丰年间，江浙藏书家多不能自守，他乘机又购得鲍氏“知不足斋”、秦氏“石研斋”、惠氏“红豆山庄”、方氏“碧琳琅馆”藏书以及江都汪容甫、海宁陈仲鱼、阳湖孙渊如、大兴朱竹君等海内名家部分藏书，复借主管河道之便，用粮船运至聊城。藏书世家延绵祖孙四代，却在1930年被军阀、土匪掠劫损失大半，流散他人更不在少数，只有一小部分经文献学家王献唐等人整理辗转收入国家图书馆和山东

省图书馆。陈登原先生的《古今典籍聚散考》、傅增湘先生的《海源阁藏书纪要》书中甚为详实地考察记录了海源阁藏书的聚散流亡过程。

1956年，海源阁被山东省列为第一批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72年，当时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北京，毛泽东主席赠送他一部《楚辞集注》作为礼物，这个珍贵的礼物是海源阁藏书的影印本。《中国版刻图录》收录海源阁的书影44种，标点本《二十四史》前四史也是以海源阁藏书版本为主要参考排印的。1992年，聊城市人民政府在原址按原结构样式重建，落成之际，海内外名流纷纷题字作画致贺，馆内现藏有李苦禅、启功、沈鹏、刘炳森等名家字画数百幅和大批图书文物。胡乔木题写的“一人致力万人受惠，四代藏书百代流芳”楹联，如今醒目地悬挂在海源阁大门两侧。可以说，海源阁藏书曾为我国文化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现在作为文化地标，也昭示和催生着一个书香社会的逐步形成与蓬勃发展。

琼岛风物

黎伯言

海口有佳境

海口有佳境，去处良多。

先游东山植物动物园：离海口约有三四十公里，面积上千公顷。步入园中，春深似海，不闻龙吟虎啸，但闻鸟语花香。奇山丽水，山穷水复；山路弯曲而显平坦，林密径幽而显心清。动物依性情分养，铁网视风险防范。狮子可近车拍照（不开车窗），大象可伸手喂养。非洲狮群，树下乘凉；鸡蛇同笼，让人惊讶！大黑熊懒得理人，群猴上前抢食。长颈鹿心事重重，众坡鹿捷足先登。鳞鳞水中游金鱼，呀呀鹦鹉在学舌。妇孺马背练骑，老父随后护驾。人与自然变得如此亲和，猛兽牲口驯良。地气濡湿，神清气爽；浓郁绿荫，令人留恋。

离开动物园，来到西海岸：海阔天空，极目蔚蓝：阵阵碧波荡起，滔滔海浪涌来；金色沙滩，向前延伸；和煦海风，迎面扑来。海鸟空中翔翼，归帆徐徐靠岸。沿海高楼耸立，半空云影遮挡。似虚似幻，空中仙景；时隐时现，海市蜃楼。

漫步万绿园，风儿轻柔；四季满园春色，到处莺歌燕舞。少儿钟情风箏，老人更喜蹬车。歌从园中飞出，轻舟湖心划来。沿海信鸽，挠人心思；涛声依旧，梦回故里。沐浴海风，添几分醉意；吸几口清香，沁五脏六腑。

至南渡江岸，江流浩荡，蜿蜒腾挪，穿山越岭，穿越古今。多少文化，藏匿千年。河水远山下，山泉诗琴；江风山地吹奏，氤氲黎苗文化。浩荡江风，踏歌起舞；熊熊篝火，忆刀耕火种。一个民族，一部史诗。黎汉同胞，同饮一江水，同抒改革情。江流在此入海，旋涡千回百转，似诉依依离情；涟漪层层泛起，仿佛滔滔话别。如今，江岸筑起高堤，几多汉子，冒暑游泳，夜了，对酒当歌。落日沉壁，浮光泛影；草地牧露，对江月，诉不尽人间离愁——“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府城路，新黄昏：桥上车行，江中万种风情；苍鹭水面飞起，山鸟唧唧归林；渔夫收网，钓者回行。坝上车铃叮当，凉亭蜜语呢喃，老汉腰拴音响，小步当跑，小调频弹……长堤如画，江流溯源，生命在此勃发。

火山口里，存千年世遗，话远古声色。一漏斗坑，草木森森。褐石林立，容颜古怪，观者甚多感慨。

下得山来，凉茶透心，瓜果润肺，而游兴未尽，人生须得再登高。